

文艺评论

# 让文学走进更多人的内心世界

□石华鹏

纯文学破圈、出圈的话题由来已久,之所以如此,大概因为这一话题表达了人们对文学内部生产固化僵化的焦虑和文学外部传播深度广度的渴望。

这种焦虑和渴望,几乎贯穿了文学活动——构思、写作、发表、评价、传播——的全过程。如果再细想一下,这两个问题——破文学的艺术之圈与破文学的传播之圈——似乎如幽灵一般伴随着现代中国文学百年的纵深之处。比如:五四新文学的“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破的是文学的媚雅之圈,强调文学的大众化和启蒙意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破的是小说技艺形而上学的圈,解放了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等等。故而,从本质上说,文学破圈是文学在任何时代都可能面对的话题,换句话说,文学在各个时代的存续和发展过程中势必会遭遇“圈子之困”,文学破圈是对“圈子之困”的某种反思和突围,也是文学之树常青的“法宝”。

我们今日重提这一话题,盖因时代巨变、媒介革新、文化转型给文学这门古老行当的承续和发展带来了新的焦虑和渴望。信息巨大的增量和流量让文学的信息(知识、见识和精神)传递本质在这个时代显得贫乏,文学的想象力日渐落后于火热的现实;从纸质媒介过渡到数字媒介,传统文学在文字和纸张之间建立起的亲密无间的二维关系被多层的数字媒介弄得有些黯淡无色,纯文学读者锐减;文字系统所创造的文化正在被人工智能系统所创造的文化接管,由媒介平台的模型和代码系统构造的“真实世界”正在挑战文学所虚构和描摹的真实世界,与流行的社交平台及短

视频相比,今天的纯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时代文化的建构呢?……新时代的诸多变化,似乎让纯文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圈子之困”,如何破圈?这一问题顺势而来,不得不去面对。

文学破圈是一个多维度的立体话题,因为文学之圈,圈圈相套,要破壁的不是单一的圈,它更似一个文学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破一围不足以铸造新文学。

如果我们这一复杂圈子剖裂开来,文学破圈、出圈至少包含这样几方面:一、从作者角度看,要破写作圈,一位写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时代本质和潮流、能有多么深刻地洞察人性的深度、能有多么敏感地非理性地感知现实中的人和事,当然还有多大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转化能力,将一个写作者能否突破旧有的写作经验形成的技术和艺术上的圈套,能否在自己的时代脱颖而出;二、从出版者角度看,期刊出版和出版社出版构成文学出版的两大传统阵营,与网络平台推送作品的便捷相比,它们在保持文学作品的水准尊严和尽可能大的传播范围间苦苦支撑,它们要破壁的是最好的文学和最大的传播双重收获的圈。诸多文学期刊和出版社想重拾招牌,提出“内容经典化、传播大众化”策略,推出“小说新干线”“超新星大爆炸”等栏目,传播上动用网络上的各种热门平台广而告之;三、从读者角度看,纯文学要破的是市场之圈、社会影响力之圈。争取更多的读者,尽可能地能被市场接受,意味着纯文学社会影响力的实现,但对新一代“网生代”读者

来说,网络文学培养的审美习惯和阅读习惯与纯文学有些格格不入,这个圈如何突破,成为时代课题。四、从评论者角度看,文学破圈要破的是建立文学评论与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信任感和权威性。“学院批评”的亲力和“媒介批评”的非功利性亟须建设起来。

文学破圈、出圈,破的是自我的藩篱,出的是逼仄的传播空间,目的是让一个时代的文学走进更多人的内心世界。

对文学技艺的焦虑和对文学市场的渴望,构成了所谓的破圈意识。时不时冒出来的“文学已死”“小说已死”的论调其实是一种绝望或极致的破圈意识。我们知道文学不会死、小说不会死,死掉的是无生命力的、被读者抛弃的文学、小说。一位写作者的破圈行为当从拥有破圈意识开始,破圈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将主导他的写作思维和写作行动,思考并付诸实践,来突破写作上固化和僵化的技术和艺术。

不可否认,中国当代文学正在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小说家毕飞宇认为:“新一代的作家、新一代的写作者,他们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他们的审美需要,跟我们过去的文学序列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新路向“新”在哪里?“新”在变化之中:文学观念在变化——探求一种经典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中间道路;写作主体在变化——“作家”这一职业开始泛化和非专业化,写作者人数大量增长;文学形态在变化——新旧媒体在交融,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界限在消失,科技因素对文学影响越来越大。

文学破圈有赖于应和文学发展路上的“新”,新即变化,与过去文学序列所发生的变化,应和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作为写作确立的宏观方向,旧有的写作思维方式和表达模式,该舍弃的便舍弃,该调整的便调整。从文学内部来讲,如何有效处理新经验成为时代之作的最大难处。那些伟大的作品启示我们,对现实和经验的沉淀和提炼,是抵达真实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两种方法,只有参与了时代精神建构的经验才是文学的经验,所以无论我们时代的现实和经验多么庞大,去写那些与精神建构密切相关的现实和经验,哪怕它们十分微小也是值得去写的。

在今天的现实之下,是与“旧”告别——旧的乡村、旧的居所、年迈的故人;是与“新”相遇——新的城市、新的居所、新的旁人,这种告别与相遇的变化对个体生命的意义,便构成了文学的价值,便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意义。

文学在艺术和技术上的破圈,除了去拥抱这种“新”,还要质疑某种“旧”。比如:旧有的长篇小说文体是否无法适应今天的时代了?它是否无法囊括当下庞大而复杂的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了?这个时代的表达或许需要一种创新的长篇小说文体,而这种文体正在酝酿之中。我们的文学变迁轨迹已经见证过史诗和戏剧的衰落,或许它正在见证长篇小说的某种变异。比如网络小说已经出现了千万字数的超级篇幅,那么篇幅的延长是否是时代之作的新趋势?

文学破圈实在太难了。或许正因为难,文学才有如此的魅力和吸引力吧。



诗路花语

素心

## 柴烧之美 (外二首)

□郭永仙

取最寻常泥土  
拿捏成自己的心情  
或壶盏或杯或罐  
置小窑以1300度柴火修炼

啁啾声里火在起舞  
柴的热泪与泥土的赤诚  
开启一场爱情  
它们如胶似漆  
最终创造出辉煌的异彩

细如羊脂或粗如砾石  
一切都以火的牵引  
在窑中谁都不可预知将是何样  
开启窑门那一刻  
一切皆有定性

柴烧的回归是向曾经致敬  
柴烧之美无以言说  
朴拙与至简的表白  
为唐宋之后再留东方美学

阳光从西窗踮入  
无风的午后一簇素心兰沉静伫立  
我看见一滴晶莹  
闪烁阳光的思想与思索  
小雪过了燥热还在继续

而素心踏雪而过  
花瓣里藏着无尽的香  
静雅的是宋朝天青的留言  
极简的宋朝表情千年吹不散

那香也素素  
似先哲诵读的一段深刻  
柔韧而清雅的叶上坐着板桥先生  
无需过多的表白  
在笃定的初冬写下一行诗

## 一本绿色笔记本

择高处繁浙生息  
对风对水已了然于心  
先民们先在水口处植下柳杉  
400年之后长成一个村庄路标

梯田从上而下  
记录代代相传的奋斗史  
这是一本绿色笔记本  
每一页都记录当初的诺言

峰顶上的水是对山更高更远的注解  
云雾时常将天连接  
没有常态瞬息变幻  
最终被风所劫持

乡村情怀

# 小村若初见

□戴春兰

每次往长汀南坑,都有初见美人时的怦然心动。

距汀城南门只五六分钟车程,往左边一瞥,一条飘带似的双车道水泥路蜿蜒而入,两边种植秀气而顾长的银杏。时值深秋,银杏的扇形叶子全黄透了,阳光下宛如灼灼绽放的满树繁花,显出与周围截然不同的色调。

路与一条白花漱玉的溪流相随,水清石白,隐约可见水草妖娆,鱼虾嬉游。芦苇甩着一络白辫子俏生生地矗立着,草地上铺着一层金黄的银杏落叶,仿佛小团花地毯。翕动鼻翼,冷冽的水汽夹杂着桂花香扑面而来,还有原木松针的清香,刹时间涤荡全身,整颗心都变得舒展。

越往里走,越是空阔,仿佛有幅浓墨重彩的油画徐徐打开:婴童眼眸般澄澈的蓝色天空下一片苍绿,近山绿黄半匀,绿竹踽踽,群松冬睡,偶现一两树火红的枫、绯红的乌桕,恰是山门抑制不住的欢呼了。远近都有农人弯腰劳作,从山脚蔓延到路边,田野铺开整齐的白色大棚,里面行行排排秧苗上草莓或蔬菜。草莓成熟了,格外红艳香甜,厚厚实实地写满整个田垄。前来采摘休闲的人川流不息,路上突突突穿梭着小车摩托,证实这个小山村异乎寻常的付出与收获。

我对南坑既熟悉又陌生。再往前,是我曾在这里任教四年的学校。直到我调离,这里只有一两家种植草莓,宛如春山蔓发,直到如今枝繁叶茂的连成片汇成海,规模宏大。微风拂过,像浸着月光的清晨。在热闹与清寂的交替中,等待一株花草的自然长成,等待一次恰逢其时的相遇,像极了天长地久的爱情,终于修得圆满甜美。

转向后山,便是我心心念念的银杏基地了。

那四年里,我时时都要领着一班孩子上山。春天里一起施肥扦插,夏日顶着烈日除草杀虫,秋天收获从丛簇簇的

白果。金黄的阳光倾泻而下,叽叽喳喳的童音如同林间小溪汩汩流淌,遇上下雨,我们便麻雀似的在山上挑拣肥厚嫩的菌类,清洗交给食堂,晚上煮成粥吃,不亦乐乎!

是谁在若干年前,在这山谷里植下第一片青碧色?那一定是超脱飘逸的一天。从此,小村烟火日子里万般颜色,竟都从丰饶大地上来,绿色浪潮一点点漫上四围的山。

远近的座座山头,宛如倒置的田螺壳,遍植着银杏,满树挂着金黄的“小扇子”,阳光下恣意地嬉笑、舒展。银杏号称“植物界的熊猫”“活化石”,从遥远的冰川时代一路逶迤走来,是著名的观赏树,更是全身都是宝的经济树。这些在南坑扎根壮大的银杏,每一棵都端庄、葱茏,等着春风来妩媚,等着雨露来滋润,等着希望瓜熟蒂落,滋养乡邻们的幸福生活。

徜徉银杏林间,叶子薄如蝉翼,脉络清晰,明亮得耀眼的金黄,与阳光遥相呼应。大片大片艳黄的轻云在身边环绕,阳光下灼灼地绽放,开得汪洋恣肆。一树有一树的风姿,一叶有一叶的容颜。

微风拂动,传来一股奇异的香气,那是秋天特有的花、叶、水及土地的气息,清幽幽凉,沁人心脾。叶子簌簌飘落,划着弧线,还未着地,又随风向空中翻飞,那种律动恰似《秋日私语》的旋律。英国伟大的当代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说:“我不要人们注意色彩,我要的是一种‘生命的色彩’。”南坑的斑斓,便是蓬勃自在的自然生命的色彩。

夜幕四合,山上升腾起诱人的气味:草帽鱼、烤全羊、白斩农家鸡兔……人声鼎沸,鼓噪着山谷年轻勃发的心。就像回荡在天地间的歌谣醉了明亮激昂的高音部分,我也渐渐消融在与天地同在的锋芒与芬芳中,只有那句诗在繁花似锦的心上萌发:初见惊艳,再见依然!

心灵驿站

# 炊烟

□李艺群

以为母亲有超能力,总能那么及时地知道我们的需求。多次询问,母亲才揭开炊烟里的秘密——目光穿越密密麻麻的庄稼和层层交织的树,回望村庄,如果村庄里只有一两户人家的烟囱冒炊烟,说明那家有客人来,提前做饭招呼客人。如果村庄里家家户户炊烟袅袅,说明已近饭点儿,孩子们该饿了。

黄昏,母亲做饭前,会先把上一顿剩下的饭拌上米糠喂鸡,然后生火做饭。炊烟升起时,鸡刚好吃饱,钻进鸡舍。如果炊烟升起前,还来不及喂鸡,鸡就会满院子乱跑,咕咕觅食,让母亲无法安心做饭。趁着米下锅的空隙,还得抓紧喂猪,不然猪就会一直拱猪圈的门呼唤主人前来投食。黄昏的炊烟像是某种指令,牲畜该回笼了,孩子该回家了。

我们玩的时候,总不忘时不时地看看自家的烟囱,若是烟囱冷寂,那是劳作的母亲还没有回家;若是烟囱飘出淡淡的炊烟,那是母亲刚开始生火做饭;若是炊烟越来越粗壮,那是母亲正麻利地翻炒着锅里的菜。孩子张望自家的烟囱,其实是在寻找母亲的身影。

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家里家外都需要母亲一人扛,为了多干点活,无法早早回家做饭。年少时每每放学归来,走在长长的防洪堤坝上,目光总会情不自禁地锁定自家的烟囱。烟囱哑着,心便会莫名地失落,回家的脚步也慢了下来。偶尔看见自家的烟囱有炊烟升起,心中顿时涌起踏实、温暖的感觉,雀跃着向家跑去。

如今,煤气和电器的普及,让乡村改变了烧柴草做饭的生活方式。住进新房后,告别了炊烟,告别了那烟熏火燎的生活。

婚后,我在另一座城市生活。晚上做梦,梦见都是和母亲一起拾柴火、耙落叶的情景,母亲做饭,我们不断地往灶膛里添柴火……

恍然间明白,炊烟还应有一个别名,叫母亲。母亲就是那炊烟里藏着的所有秘密。



每当太阳升起或落下,村庄里便会升起炊烟。炊烟的颜色也是千变万化的。灶膛里烧干燥的柴火,炊烟就是清淡的白色;灶膛里烧潮湿的柴草,炊烟就是浓浓的黑色;灶膛里刚起火时,炊烟就是又黑又白的浓烟。

炊烟里藏着秘密,要看懂炊烟,唯有一个日子一个日子认真地过。

早年物资匮乏,身上没有手表,更没有手机,母亲独自在田间劳作,却总能在我们饿了的时候就回家做饭。我们

游目骋怀

# 古崖居

□聂炳福

并用方能攀缘而上,可见,想从如此险恶之径运送物资上去是绝不可能的。

临岩洞穴前,有石头搭建的简易山门,上刻“阜财解福”四个大字,意为此乃聚财之处,更是养心解忧之风水宝地,代表着隐居者对美好希望的祈盼。可以设想,当年建造工匠就是从这条不为人知的隐蔽之路登上洞穴崖顶,再从崖顶通过固定绳索下到洞口的。

施工工匠在洞内先建造一个盘架,即“天车”运送装置。我们看到岩壁上伸出洞口的四个门楼样物件,实际是

起阁楼就可供人居住。有喜好探险考察的户外活动爱好者,涉险登临天车架崖洞内,看到残存的遗迹甚为惊叹。整个洞穴分为防御、生活、储藏三个功能区,崖外还建有山门,内设瞭望台,洞中修筑天车架、悬梯、吊车、环栏、甬道和供人起居的小木楼。修建这一整套布局严谨、功能完备的生活起居和防御系统,不仅要有技艺精湛的工匠师傅,非万贯家财的富翁,谁有这个财力支撑?考察者在洞内发现石臼、瓮盆、衣箱号牌、铁制剪刀等生活用品、器皿残片以及多处摩崖石刻。住在这里,兵匪来犯时可消灾避难,兵匪过后亦可如远遁红尘的隐士逍遥自在,伸手接云天,俯视图万壑,青翠环绕,气息清新,恍若人间仙境。

古崖居,作为武夷山“双世遗”中的一个亮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闪光的一页,那曾经发生在古崖居上的故事,仿佛从悠远的岁月中由远渐近一幕幕扑面而来。

从武夷山“水帘洞”景区沿溪涧步道前往“大红袍”景点的一路上,茶园连片,山清水秀,峭壁耸立,溪水潺潺。阳光被远远地分隔在高高的山外,阴冷的山风不时从峡谷中掠过,没有暑气的侵袭,顿感凉爽轻松。过了漳堂涧的踏步桥,在岸边歇脚亭休息片刻,仰头看对面丹霞峰峰岩,忽然发觉在上不接天下不着地的绝壁悬崖上,有一处几十米长的斜洞,飘出斜洞外的是木架结构的房屋雏形,犹似空中楼阁。细观穴中建筑,大小数十间,或深藏或临崖,悬楼吊脚,层层叠叠。木头在百年岁月中被风雨常年剥蚀显得有些溜光,但依旧牢牢地镶嵌在石缝里,这就是名闻遐迩的武夷山天车架“古崖居”。

仰望那悬空半壁上的天车架及洞穴内建筑时,不禁心生疑惑:建造工匠是如何攀缘而上进入洞内施工的?只有当地山民知道,漳堂涧后有一条曲折盘旋奇险无比的小路直通洞穴崖顶,在当地山民带领下,顺着崖裂隙攀拽藤萝手脚